



腊月里的老习俗

□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卞方根

俗话说：“腊月忌尾，正月忌头。”腊月作为农历年中的最后一个月份，承载着辞旧迎新的过渡意义，因此也伴随着不少传统禁忌。这些禁忌大多是为了祈求平安、顺利和吉祥，有的虽带有一定的迷信色彩及旧时局限，却承载着世俗对生活的期盼、对美好的愿景，并在维系家庭与社会伦理中发挥过作用。

腊月不欠债

上世纪80年代初，我的父母在乡下开了间面坊。那时候，农人大多守着土地过活，一年两茬——冬麦夏稻，春种秋藏。家家户户收了新麦，晒得干干的，装进木柜里。往后便是几十斤、百把斤地拎到面坊来，碾成雪白的面粉，轧成细匀的面条。

记忆中，在那个手头拮据的年代，不少乡亲来加工面时，总带着隐约的窘迫——他们拎来饱满的麦粒，却不立刻提加工费的事，只是用手反复摩挲着干瘪的口袋，眼神里晃动着几分欲言又止的歉疚。父亲心知肚明，转身便从柜台里取出那本边角磨毛的赊账簿，从不多问，声音温和得如同面坊里飘逸的麦香：“先记上吧，年底再说。”

腊月一到，那些在我家面坊赊账的乡亲们，仿佛被同一个无声的约定牵引着，陆陆续续上门来清账。于是，父亲就在柜台上摊开那本记得密密麻麻的赊账簿，找到赊账户的名字，然后用红笔在上面打个“○”，表示“清讫”。

有的乡亲在清账时，会一边絮絮地总结着今年的收成，念叨着年货的准备，一边从棉袄最里层掏出裹紧的手帕包，指尖捻开一层又一层，数出些折得整整齐齐、带着体温的零票。整个过程自然而和谐，

仿佛这不只是寻常的债务结算，更像是腊月里一场庄重又温暖的年终仪式。

岁末“了结旧债”，是民间对“圆满”与“开端”最朴素的信仰——旧账清了，心便清了；债务不留过年，既是了结过去的负担，也是自己与债主双向奔赴的一份年关安稳。人们笃信，旧债若带入新年，不仅会拖累来年的运势，更可能让彼此的生计蒙上阴影。这些观念，虽然带有农耕时代的经济印记与某些形式上的祈愿色彩，但其核心凝结了“信义为本”的伦理内核，并在代代相传的践行中，塑造了乡土社会无声的精神契约——那本被一笔勾销的赊账簿，勾去的是数字，留下的是人与人之间温热的信赖与人情往来中沉甸甸的体面。

“有钱钱打发，无钱话打发。”对那些年关实在艰难的乡亲，几句掏心窝子的话，便是他们最地道的“年礼”。那年腊月底，村里的李大叔空手踏进面坊。他的妻子病了，欠账的钱没能凑上。听李大叔恳切地说完难处，父亲非但没有计较，反从自家房梁上取下一块腊肉，递到他手里：“老李，谁家不遇沟坎？先把年关、难关过了，往后的日子还长……”

腊月不吵架

我至今记得真切，那是1987年的腊月二十五，为着一件小事，我与邻家伙伴争得面红耳赤，眼看就要扯开嗓子对嚷起来。母亲闻声从屋里快步出来，一把将我拽到身后，声音温温的、柔柔的，“儿子，祖宗传下来有规矩，腊月是忌吵架的。”

从母亲的口中，我了解到腊月忌吵架的习俗，深深根植于旧时的传统观念与生活智慧中——

其一，腊月至除夕是“送旧迎祥”的关键过渡期，民间认为此时天地秩序悄然更迭，旧岁的“晦气”尚未散尽，新年的“福气”已在门槛外徘徊。若在这时争吵，便如一道“破口”，可能撕裂家庭乃至人际间

精心维护的和谐气场，破坏新旧年交替时应有的完整与肃穆——那不仅是时间的断裂，更是对自然节律的一种辜负。

其二，俗语说：“腊月吵架，一年吵到底。”这背后，是对“时序流转”的敬畏与对“慎始慎终”的把握——开端即定调，岁末的争吵若不止息，便可能被带入新年，成为整年不顺的伏笔；反之，此刻的和睦则如同为新岁铺路的一串足印，主动迎向安宁与吉祥。这既是朴素的时间交感与心有灵犀，更是人们对和顺生活最恳切的守护与经营。

其三，腊月的诸多仪式，如祭祖、扫尘、守岁等，皆强调“心安则家宁，家宁则福至”。争吵则被视为对祖先的不敬，会扰乱家中那团和气，动摇年关本应有的平安。因此，“腊月不吵”不单是处世的规矩，更成为维系家族脉络、表达对天地祖先敬畏的一种严肃方式。

在“二十四，扫房子”的吉日，更忌吵架。民间有说法，这一天不仅是为居所除尘，更是为心灵“拂尘”——清扫之际若有口角争执，如同将晦气与不和“扫”进了家门，未来一年恐难安心。所以即便遇到磕碰或忙碌中的烦躁，也需彼此忍让，以笑语替代怨言。这看似是习俗的约束，实则蕴藏着严谨的治家之道。它提醒人们，真正的焕然一新，始于内心的修养与宽容。当全家人齐心协作，在清扫的尘埃与汗水传递默契与笑容，这劳动本身便成了一种滋养家庭的温馨方式。由此洁净的空间，才能真正充盈祥和之气，为新岁的福运铺就坦途。

腊月不打碎器物

直到今天，我那年过七旬的老母亲，仍然信

奉“腊月不能打碎器物”的老规矩。

每到腊月，她那双布满岁月刻痕的手便格外轻柔——取碗碟时总要停顿半秒确认握稳，擦拭瓷瓶时连呼吸都放得绵长，仿佛手中捧着的不是寻常物件，而是一段需要安稳过渡到新春的旧年光景。

依稀记得儿时，某年的除夕，厨房里飘出的炖肉浓香与窗外的鞭炮声交织成年味的序曲。我自告奋勇帮母亲端菜，却在转身时不小心将一个青花瓷碗碰落在地。随着“啪”的一声脆响，瓷片如星星般在水泥地上散落。过年的热闹瞬间凝固了。我愣在原地，心里恐惧，面红耳赤。母亲疾步走来，先是查看我是否被划伤。发现我无恙，母亲轻声地说道：“摔个碗是小事，人没事就好。”然后，她蹲下身，一边收拾掉落在地上的瓷片，一边用温厚而慈祥的声音念道：“落地开花，富贵荣华；碎碎平安，岁岁平安。”

最触动我的是母亲接下来的举动。她找来一小块红布，仔细将碗的碎片包好，供奉在灶房的神龛前。说法是“灶王爷”见咱家把“碎”（岁）都收好了、安顿了，就知道咱家懂规矩、惜福气，会把这份“碎碎（岁岁）平安”铭记于心，保佑一家老小来年无灾无难，日子圆圆满满……

就在那一刻，年的深意，于我豁然开朗。真正的年味，不仅在于物件的完好，更在于人心的妥帖。母亲用她的从容与智慧，教会我的不是如何避免“破碎”，而是当生活不可避免地出现裂痕时，可以用爱与祝福将其包裹，赋予其新的内涵和光晕。

热热闹闹故乡年

□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张儒学

故乡的年，红红火火也热热闹闹，像一幅淡雅的水墨画，浸透着乡愁的色彩。

过年的时候，整个村庄都沉浸在温馨的氛围里，空气中弥漫着一种特有的气息，那是炊烟与鞭炮交织的味道，是喜庆与期盼融合的韵味，更是亲情与友情的升华。仿佛人们的脚步为年奔忙，话语中满是真诚的祝福，脸上绽放着幸福的光芒，而心里更是充满着对美好未来的憧憬。

前几天，乡下的父亲打来电话：“今年除夕，你们都要回老家来团年哟，你那在浙江打工的大哥大嫂，还有在成都上班的四弟一家人要回来……我早就把腊肉香肠熏好，到时我们一大家子人吃个团圆饭。”我立马应道：“好，我们会提前回来的。”父亲似乎每年过年时打电话都是这么说的，我也理解父亲的心情。

故乡的年味很浓，就像冬日暖阳映照着整个乡村，让人们心里暖暖的。腊月里，家家户户都忙碌起来，清扫房屋、准备年货，一派喜气洋洋的景象。从人们那既

忙碌又开心的劳动中，看得出他们要“一尘不染”地迎接新年。老人坐在门前晒太阳，嘴里念叨着往年的趣事，脸上洋溢着满足与安详。孩子们则在大人之间穿梭嬉戏，偶尔传来一阵阵清脆的笑声，那是童年的欢乐在腊月里回荡。

故乡的年似乎还饱含着期盼，更像是用浓浓的乡音呼唤着游子的归来。不管在农家小院里，或是在乡间小道上，总是听见那一句句温暖的话语：“快过年了，你那在外打工的儿子回来没？”“快了，快了，就这几天了。”这样的对话里，充满了对家人的思念和对团圆的渴望。

父亲是个勤劳的人，正如他所说的，年货已准备得十分丰富。盖的被子洗得干干净净，还新买了好多双棉拖鞋；吃的鸡鸭还有糖果，都应有尽有。而我家檐下挂着一圈一圈的香肠，两条条凳间的杆子上，晾晒着几条三线肉。在那暖暖冬阳下，香肠就像一瓶醇香浓郁的老窖酒，在我家院里飘溢出醉的芳香。父亲看着那些腊肉香肠，自言自语地说：“闻到这腊肉

香，就有一种过年的味道。今年，我们家这么多腊肉就等着他们回来吃呢！”

故乡的年，似乎就是餐桌上丰盛佳肴飘出的香味，就是全家围坐在一起谈笑风生的亲切，就是人们穿着新衣享受童年快乐时光的幸福……这些，无不让人在外漂泊的人对故乡年的向往。于是，再忙也得放下手中的活，再远也得匆匆往家里赶。

前几天，在浙江打工的大哥和大嫂，在成都上班的四弟一家，还有我们一家，全都回来了，让平日里冷清的老屋里充满了欢乐，更飘浮着浓浓的年味。除夕那天，我们全家人围坐一起，享用着丰盛的年夜饭。餐桌上，有大哥亲手烧的红烧肉、四弟烹制的鱼……还有各式各样的家乡小吃，每一道菜都承载着家人满满的爱意。饭后，我出去走了走，整个乡村都充满着浓浓的年味。

晚上，我们围坐在堂屋里，一边聊天一边看春晚，享受着团聚时光。大哥说：“我们在浙江打工好几年了，我和你大嫂

商量，准备再打两年工，就回来买辆货车跑运输，因为现在我们村的公路修好了。”

四弟说：“我们公司明年准备投资一个搞农业的项目，我准备把公司老总请到我们家乡来看看，要是这个项目能放到我们村里，就会带动更多的家乡人致富了。”……我们就这样聊着，父亲听后说：“不管你们在外挣钱没挣钱，只要一家人平平安安，每年都回到家里过年，比什么都好！”当零点钟声敲响，整个村庄瞬间沸腾起来，烟花绽放，照亮了夜空……

大年初一，人们走亲访友，拜年贺岁，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笑容。这时，我碰见在外经商多年的马老大，在外打工的陈幺妹，还有县城超市当搬运工的周老三……他们都是身时髦的打扮。马大哥说：“不管怎么说，再忙都要回家来过个年嘛！”陈幺妹说：“平时工作忙，请不到假也很少回家，过年就可以安安心心在家陪陪父母了！”周老三说：“城里过年肯定比老家热闹，但外面再好还是没得回老家过年好！”

